

先鋒戰士

(六场话剧)

34.7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先 锋 战 士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50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3 \frac{1}{4}$ 插 页 2

1977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523

定 价 0.25 元



万长江：咱们这个先锋油田，就是要靠这
《两论》起家呀！



战永生：我
们有条件要上，
没有条件创造条
件也要上！



战永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《矛盾论》。



战永生：再过几个月，几十万吨石油就要运出去，你看看艰苦奋斗到底是“有谓”还是“无谓”！



战永生：
你这么大个人
也哭？



战永生： 这张
卖身契借给你们改
文章做个参考吧！
你们要记着：要是
没有党和群众，我
战永生不过是个就
值二斗谷子的受苦
娃！



战永生：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。

人 物

战永生——先是红旗钻井队队长，党支部书记，后是钻井大队大队长，党总支部书记。

万长江——先锋油田第四战区党委书记兼指挥。

马喜田——先是红旗钻井队指导员，后是钻井大队教导员。

曲春河——先是红旗钻井队副队长，后是队长。

战妈妈——战永生的母亲，农民。

尤克非——先锋油田第四战区副指挥。

唐建华——家属队队长，曲春河的爱人。

邵小兵——先是红旗钻井队新徒工，柴油机司助，后是柴油机司机。

朱 秀——女地质员。

尚 成——先是红旗钻井队三班班长，司钻，后是技术员。

大 张——先是红旗钻井队一班班长，司钻，后是团结钻井队副队长。

耿 烈——先是红旗钻井队三班副班长，后是青年钻井队副队长。

常大嫂——钻工家属。

小 董——供应员。

郝医生——女。

调度员。

陈队长——农村公社生产队长。

采油队长——女。

打字员兼广播员——女。

油田职工及家属若干人。

殷福寿——后勤组供应员，为某外国领事馆收买的破坏分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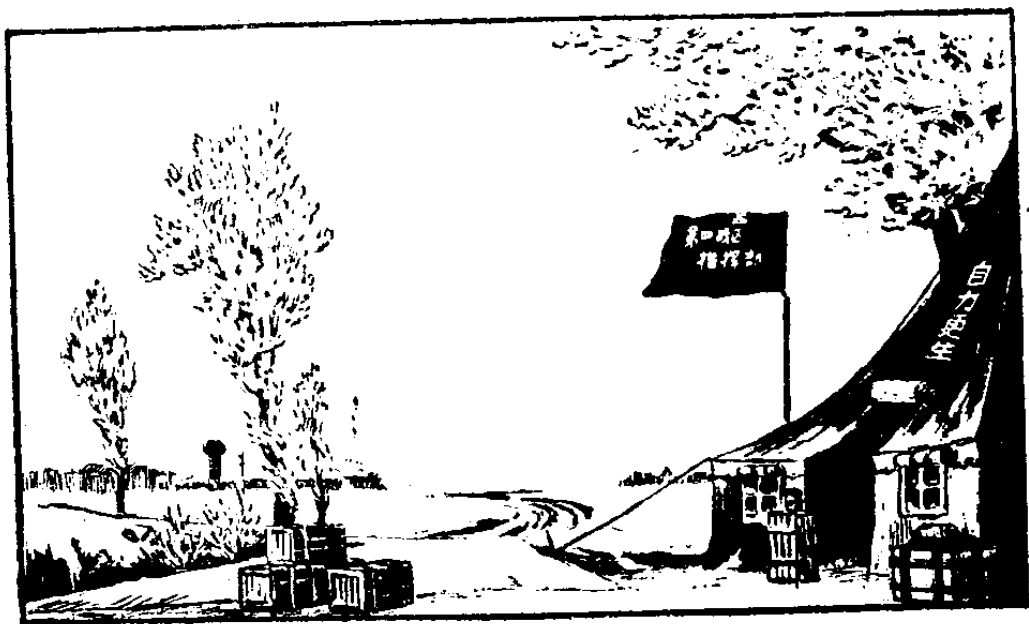
〔朔风呼啸，浓云翻滚，大雪弥漫，遒劲的冬梅横空怒放，花红似火。〕

〔雄浑的男低音朗诵毛主席诗《七律·冬云》：〕

雪压冬云白絮飞，
万花纷谢一时稀。
高天滚滚寒流急，
大地微微暖气吹。
独有英雄驱虎豹，
更无豪杰怕熊罴。
梅花欢喜漫天雪，
冻死苍蝇未足奇。

〔音乐起，推出剧名字幕：《先锋战士》〕

——暗 转



第 一 场

〔大风声中火车汽笛长鸣，“嗒，嗒，嗒，嗒”，急促有力的打字机声持续响起。〕

〔黎明时分，在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草原上，呈现着一片紧张繁忙的战斗景象。一些刚下火车的男女石油战士，逆着朔风刮起的烟泡，路过这里奔向远方。从穿戴上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从携带的物品上，可以分出他们的不同工种和行业，如扛着大管钳、尖镐、铁锹的，拿着测杆和丁字尺的，背着行军锅和药箱的，抬着粮袋和木箱的……看见这奋力激进的人流，不禁使人激动地想起战争年代的情景。〕

〔舞台左侧，从火车站方向延伸出来一段铁道卸车

线，停着几节车厢。可以看见车站附近的扬旗。舞台右前方，半空中一面红旗呼啦啦飘扬，一架正在支设的帐篷一角，大风不断地掀动帆布，供应员小董和女地质员朱秀正在拚力拉住帐篷绳索跟大风搏斗，调度员抡起大锤往冻地上砸铁钎。台上乱堆着木箱、麻包、行李、油桶和一些零碎东西。一个围着大围巾的女打字员正坐在露天地的行李上不停地打字，打字机就摆在叠在一起的木箱上。

〔远处，在荒草与残雪相间的原野上，插着一些小红旗。在三架帐篷的顶盖上分别写着大字：“独立自主”、“自力更生”、“奋发图强”。

〔第四战区指挥万长江正在拉锯，赶制一个用木箱板和小树桩拼凑的方桌。他身穿褪了色的军大衣，皮帽子的耳扇半卷着。一个电工从左前方拉电话线上，把电话机放在油桶上接线试声。

电 工 喂！总机，总机，这是第四战区指挥部，听见了吗？……

〔几个过路职工停步问路。

背行军锅的 喂！同志哥，第二战区在啥子地方？

万长江 （遥指右侧）第二战区，一直往南走，还有八十五华里。

扛管钳的人 乖乖！这个先锋油田到底有多大？！

万长江 现在还没摸到边框四至哪，反正在世界上是数得着的！

职工们 太好啦！走啊！

万长江 来，我告诉你们从哪里走。

〔过路的职工随万长江向右后方下。

〔尤克非夹个皮包从左前方上。

尤克非 （对左侧招呼）老殷，叫汽车往这边靠。

〔殷福寿自左侧倒退着上。

殷福寿 （招手指挥幕后的汽车）倒，倒，再倒，停！

尤克非 调度员，别钉了，拔出来装车。

调度员

朱 秀

打字员

（奇怪地）装车？

〔万长江上。

尤克非 （兴高采烈地）万指挥，我在县城里要下来一栋小楼，咱们第四战区指挥部还是设在县城里好，快装车吧。

万长江 尤副指挥，小楼里头不能打井，马路底下没有石油，咱们还是得在这有油的地方安营扎寨呀。

尤克非 盖房子的基建队伍还没上来，指挥部先跑这儿来喝西北风，有必要吗？

万长江 老尤，调给咱们战区的第一个钻井队，明天就要开上来啦！老殷，你告诉司机同志，赶快把拨给咱们的柴米油盐运这里来。

殷福寿 是。（向左侧下）

〔汽车开走的声音。

万长江 你写的建设方案我看过了。老尤，先锋油田会战总指挥部可是反对先盖楼后拿油的方案哪。

尤克非 (惊讶地)为什么反对?我刚在国外学习了两年多，系统地考察过三个大油田，人家都是先盖楼后拿油嘛！一勘探，二建设，三生产，这是搞大油田的必由之路。

万长江 我们不能走他们的必由之路。总部党委提的是：边勘探，边生产，边建设。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，开辟我们中国办油田的道路！

〔小董、朱秀和调度员出出进进，往帐篷里搬电话机和行李等物。〕

尤克非 现在就要打井拿油，实在不可想象！

万长江 老尤，总指挥刚才跟我说：“万长江，我先调给你们一个敢于披荆斩棘的钻井队，那个队长是个猛打猛冲的闯将，也许他能够在困难的时间、困难的地点、困难的条件下打出井来，冲出路来。”

尤克非 哪个队这么厉害？

万长江 战永生同志带领的红旗钻井队。

〔正在搬东西的小董停止搬运，望着左方。〕

小董 地质员，你看那边走过来的人象不象是战队长？

万长江 战队长？哪一个？

朱秀 (看清了，欣喜地拍手)是他！是他！战——队——长！

〔朱秀呼喊着重小董跑下去迎接。〕

万长江 (惊喜地)他怎么今天就来了?

尤克非 来了也得干等着。

[朱秀和小董簇拥着风尘仆仆的战永生上,后跟着红旗队副队长曲春河。战永生头戴前进帽,身穿半截羊皮袄,背后扣着银光闪闪的铝盔,右肩斜挎书包,左肩斜挎一串大中小扳手,走起来叮叮作响。]

朱 秀 (同时介绍)万指挥,这是战队长。
小 董 战队长,这是万指挥。

万长江 (迎上去热烈握手)战永生同志,欢迎你!

战永生 万指挥,我们打井的井位在哪里?

万长江 (高兴地对尤克非)看看!他下了火车一不问吃,二不问住,头一句话就是要井位,要打井!

尤克非 (笑对战永生)这里只有青天一顶,荒原一片,你怎么打井啊?

战永生 (看了看尤克非,没理他)万指挥,我们的钻机已经运来了,全队的同志正在车站上推火车厢,准备卸钻机。

万长江 好!

尤克非 (对战永生)我跟你说,现在没有吊车和汽车搬运钻机,也没有房子住,你们只能先住到县城去休息待命。

战永生 (忍不住了)你这个同志!怎么说出话来没个筋骨?

万长江 噢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第四战区的副指挥尤克非同志。

战永生 （爽直开朗地伸出手来）啊，尤副指挥，指挥我们打井吧！

〔众笑。尤克非很不自在地笑了笑。

战永生 （对大家介绍）这是我们的副队长曲春河，半截子秀才。

〔曲春河与大家握手。

万长江 部里不是留你们在北京住一天参观参观吗？

战永生 我们坐汽车参观了半个钟头，看不下去！

朱 秀 怎么？
小 董

曲春河 大轿子车顶上背个橡皮包袱烧煤气，队里的小伙子们问司机那是干啥的，战队长说：“快不要问，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耻辱！”

战永生 （激动地对尤克非）连首都的汽车都缺油，别处还用问吗？（转向万长江）国家缺油作这大的难，我们这些搞油的，还能头顶着缺油的大包袱去看十大建筑？没脸看！

万长江 是啊！帝国主义正在得意洋洋地笑我们缺油，甚至说我们连几个星期的现代化战争也打不起！那个表面上跟我们称兄道弟的大国，正在利用石油压我们，他们卖给我们一吨油的价钱，要比卖给别的国家贵一倍多！

战永生 万指挥，尤副指挥，我们中国决不能再受洋油的气了！我是带着一股子气来打井的！

万长江 对！就是要有这股子革命志气！

尤克非 对呀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油田，就要立志搞得象个样子，各方面都不能比外国逊色。（拿起望远镜朝车站方向看）

万长江 地质员，把井位地图拿来！

朱 秀 好。（迅即把地图铺在方桌上）

尤克非 （指小董）喂，小邓，车站上运来一批红砖，你跟我去看看。

小 董 我姓董。

尤克非 姓董也行。（向左侧快步走下）

〔小董随下。〕

万长江 （指地图对战永生、曲春河介绍）我们第四战区分担的战场，就是这个铁路两侧五百平方公里的大草原，叫做红花甸子。

朱 秀 地质上就叫红花甸子构造。

万长江 在这里，（遥指正面远方）就是那个方向，勘探部门曾经打过一口探井，发现油层很好，又肥又厚。

战永生 （兴奋地）宝地！真是个宝地！

〔马喜田自左侧上。〕

曲春河 指导员，快来看井位图。

马喜田 （看地图）井位定了？

万长江 （俯身端详马喜田，捶他一拳）这不是马喜田吗？

马喜田 （抬头看万长江，惊喜地）营长！你在这儿？（热烈握手）

战永生
曲春河 你们认识？
朱 秀

万长江 嗨！这是我们营里最善于琢磨问题的排长。

马喜田 （慢条斯理地）党叫咱转业琢磨多拿油，可这六、七年也没琢磨出多少来，真急人哪！

曲春河 指导员，（指地图）快看看这一片大油海吧！

马喜田 （看地图）嗯！这回可该抓几个旅长、师长啦。营长，我们先上哪儿去抓呀？

万长江 （指地图）先上这儿。总指挥部希望我们战区在这个离铁路线近的地方，尽快地打出第一口井来。

朱 秀 （遥指右方）就是插红旗的那个地方。

万长江 这口井的任务是：边勘探，边开始生产实验。要是油层好，总部就要马上抽调一批钻井队开上来，在这里集中一个拳头，砸开一个生产实验区，当年就拿出它几十万吨油来！

战永生 （一拍地图）好！当年就拿它几十万吨油，长志气！
〔朱秀收起地图进入帐篷。〕

万长江 可现在是一无安身之地，二无运输工具，你们看能打井吗？（以无限期待的目光依次注视战永生、马喜田和曲春河）

马喜田 噢！（掏出小烟袋装烟，思考着）